

喜菡文學網 散文優寫手 反枕





個人簡介

筆名反枕，畢業於高雄大學財法系，現就讀於財法系碩士班。

喜歡平靜。喜歡沒有寒冷，沒有炎熱，能夠靜靜吹著電風扇入睡的平靜；喜歡沒有聲音，安靜得連鳥鳴與微風拂過樹梢沙沙聲都沒有，感覺不到時間，感覺不到季節，感覺不到夕陽落下黑夜來臨，沒有任何變化的平靜。

也喜歡遊戲，喜愛在遊戲中四處探索。不是因為競爭，不是因為蒐集下的無聊成就感。而是夢，那種對於另一個世界的美好構築，人世外的世界強烈地吸引了我。不論小說，不論童話，不論任何文學，不論遊戲——偉大的故事、沒有雜質的歷史，永遠不可能在現世存在的幻想，構築著永恆的白日夢。

白日夢，這也就是我的文字。

特訓其四

宣佈完另一個新規則後，老師突然停了下來，低頭叩著他古式裡輕輕敲著桌子的桌子筆，而同學們則多半沉悶地數著自己的手指或望著腳趾頭發呆。

最後，在斗室的靜默後，老師重新抬頭望向大家：「未通過的再努力一下吧！下課。」結束了今天的課程。

在慣例的下課急切討論聲中，我趕緊逃離教室，穿過休息假早已無人、陰涼學院走廊，但卻無法讓自己的邏輯運轉過度的腦袋冷卻。我的思緒開始因過度運轉而變得虛弱，卻無法停止虛弱的思緒繼續加速。

正當外頭的陽光開始變得熾白，熾白得好像烤





箱裡那盞灌飽太多電力的小燈，拼命地將電吞下，然後用毫無保留的瘋狂加壓自己，將自己燒得逐漸焦白、脆裂，直到開始剝落。而陽光照射下的自己則好像成了被關進了烤箱裡的蠟像，身體上的某些部份開始從最外處起一點一點地融化、流落。

當我回到家中，聽著家人的日常對話，卻只覺得聲音好像來自玻璃窗外，在玻璃後只能聽見一連串斷斷續續的機械雜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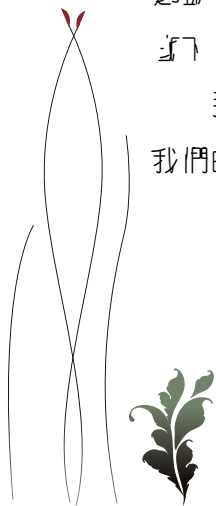
雲

飛機在轟隆聲中起飛，飛到了雲與雲間的夾層裡頭。

我們穿過了雲層，不停上升著，直到到達了雲層的頂空。從窗外望出去，飛機剛好飛到了上層雲層的頂端。機頂的雲薄薄地、細細地撒在飛機頂端，像白紗輕飄飄罩在我們的頭頂。

飛到平流層已經看不見地面。我們看到的全是寬寬窄窄的雲層，起伏的表面像有點龜裂的山丘；山丘綿延不斷向八邊蔓延，與頭頂的白紗交會在八邊盡頭；與夾層中的雲一同被細密地縫到了白紗的底下，成了遠方的一條線。

那道原本應該成為地表的天際線，現在卻成了我們的海平面。





機艙裡螢幕上顯示著大大的飛機時速與預定到達時間，遠在窗邊就能看著；這樣的速變如果在地面的話，可以想像飛機應該會是失控奔馳，在行進途中捲起狂暴的風塵，同時將周圍的景象惡狠狠地綁架。

但現在，飛機卻只是慢吞吞綿羊般地，一點一點地咩咩叫聲中飄過白雲丘陵的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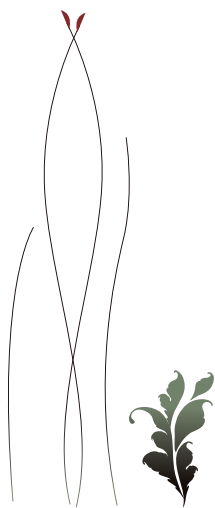
突然有種錯覺，好像其實我們才是靜止的，真正緩緩飄動的其實是這片整片的雲朵大陸。

太遙遠的遠方，另一架國際線航班遠遠地經過了窗前，飛向相反的方向。

乍看之下會讓人以為那個小小的、有點樸實黑點只是飛得太高的飛鳥。直到他從窗古起步，月影略顯菱角的身子太過筆直地劃過，緩慢而優雅地滑入了機後的雲裡，那片沒有雲質、透明清澈的亂海中。

我就這樣一連盯著窗外，將近半個鐘頭。窗外的海水與沉在海上的白色大陸耀眼得令人目盲。這種時候，時間宛如停止；只有在隔壁同伴飛機傳來的沙沙音樂才提醒了時間的轉動。

最後，當飛機逐漸下降，露出底下深色閃著銀光、真正的黑色大海，與排列格格方形房屋的港灣時；抬頭對上刺眼的海與大陸，好像已經戒了一輩子的煙。





櫻桃歐巴桑

到北海道的前幾天都日 訶雙方 教授們租訶 訶 帶」全部人出遊。在第三日往余市與小樽遊玩前的「訶」，訶師突然突發奇想地帶了全部人先「訶」路」的果園中採櫻桃。

「只要」日 訶就能在櫻桃園裡自 訶 訶櫻桃訶到飽哦！」訶師這樣說。不過我還是十分堅定地在路程中到「訶」前續續數次的勸誘「訶」，堅持了留在「訶」等待其他人歸來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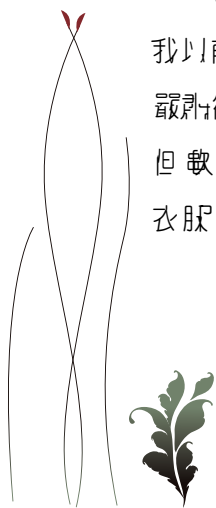
一方面是對櫻桃味道極酸的印象抱持訶恐懼，另一方面則是覺得在日裡踩來踩去，同時拼命將櫻桃一粒粒往嘴裡塞這件訶實在詭異訶極；在我心目中，只有番茄、甘藷和花甘「訶」會是適合出現在「日」邊

採邊吃」景象的匪三主角。

總之，最後在櫻桃園前只有三人願意留在V口，其他下車前信誓旦旦宣稱自己不喜歡櫻桃味道的同學們都毫無骨氣地投靠了邊採邊吃派的陣容。

省著繳完錢、開開心心地繞到最後日埔的一大群人，我們只能嘆喟地留在園口。園口是一間日果園經營的蔬果店，門口堆滿一籃籃的哈密瓜與整串的櫻桃，門柱上則掛著寫著「階樂園」的牌子；而櫻桃架後的歐陽桑正充滿活力地、雙手大力地鏗動翻攪著整串的櫻桃，大嗓門地招呼著客人，然後不停地将手中滿滿的櫻桃捧到客人前。

歐陽桑完全顛覆了自己對於日本人的刻板印象。我以前總以為所有的日本人都像東京人那樣，正裝、嚴肅得毫無意義、臉上總是掛著討人厭的專業微笑；但歐陽桑卻是穿著閃亮亮、整面全是粉紅色亮片的衣服，頭上頂著粉紅大花帽蓋住了整頭燙得捲捲的





銀髮，兩邊耳朶各掛著一大只櫻桃造型的耳環，不停地跟客人哈拉著口頭禪。

「V場費多少啊？」來客下了耳，月香熟客式的熱絡粗豪大聲問候著。

「一千萬圓哦！」歐陽桑中氣十足地回答著，隨即面頰自大笑起來，笑得後彎了腰、露出整排白亮亮的牙齒，讓雙耳上大只的櫻桃耳環劇烈地前後晃動。

什麼鬼阿，我心裡想，想說是否是自己太糟糕的聽力錯聽了別人的意思。但在看到連四馬的遊客都一同加入大笑的行列，才確定歐陽桑真的是開了一個一千萬圓的玩笑。真是讓人懷念的玩笑阿，多麼像以前國小同學借鉛筆時會開的玩笑，沒想到居然在千里以外的地方，在與自己隔了兩代以上的歐陽桑口中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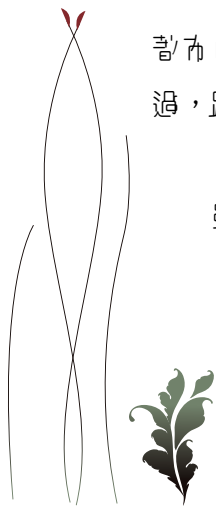
不得不佩服歐陽桑連櫻桃都戴得如此敬業，渾身上下都散發著與櫻桃融為一體的氣息。

在剛好無客人的空檔，軟膠桑突然開心地轉向
了我們，用啱咁小孩子式的語氣要我們把雙手併攏、
伸到櫻桃桌」；我嚇得趕緊用力地搖動雙手，倒退
了好幾步，而另外兩位則乖乖地伸出了雙手。

「睇番番，睇番番！」軟膠桑捧起了一大把的
櫻桃，直接往兩人的掌心放落，直到櫻桃們從手掌
邊緣溢出。番番同伴吃得嘖嘖作響，害我也耐不下
住對櫻桃的恐懼，忍不住試吃了其中一果——真甜，
絲毫無記憶中櫻桃該有的酸味。但對於如此美味的
櫻桃，除了如泉湧地讚嘆「原來世界上居然有這麼
甜的櫻桃外，實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

「嘿咻，嘿咻，我要去睡啦！」另一名身「每
番番巾、穿番口作朕的軟膠桑在我們吃番櫻桃時經
過，跟櫻桃軟膠桑打聲招呼後走向停車場。

雖然軟膠桑嘴裡喊着要去睡覺，但聲音中卻沒





有斗'點疲倦的味道；反而是橫揮着雙肘、大幅'望地旋轉着'斗'身，月'着'拳擊'斗'場時的姿勢，大步跨向自己的車子。

當我還在想'原來這是'歐陽桑自己的車阿，難怪會'火辣辣地打橫停在靠近園子門口'的通路'上時，歐陽桑已經'暴力地掀開了車門，像特技演員跳'上'行進'中的車輛般俐落地鑽進了駕駛座，緊接着'催起油門揚'起'離'斗'；臨'斗'前還不忘'回頭，在'後'跟'着'櫻桃'歐陽桑揮'斗'。

不知道為什麼，看着'歐陽桑們，總會'讓人想起'那些'也是這樣'亂'哩'亂'噉'入'有點粗魯的'歐陽桑們。

散場遊行

煙火大會結束後，我們待人潮稍退後，也加入了散場隊伍。

隊伍雖然仍整齊地前進著，但人們並不是整頭喪氣地、以散狂歡後的空虛感行走。

相反地，人們仍是不停地交談著、嘻笑著，不時發出被太多札幌言味啤酒灌滿的莫名其妙笑；有些人看起來像是喝醉了，紅著臉、不受控制地死死勾同伴的臂彎，前傾著身子把雙胳膊搭在後頭。但即便如此，整個隊伍仍是保持著相同的速度，走在規劃好的散場路線上。

而指揮交通的人多是上了年紀的歐巴桑與歐巴





桑們。他們恹恹背脊、氣力滿滿地對着隊伍大聲吆喝，同時大力地讓指揮棒斜斜地揮舞過自己身前。在他們後頭，一輛輛灰歸的汽車靜靜地被封鎖線攔截在路口，靜靜地目送遊行隊伍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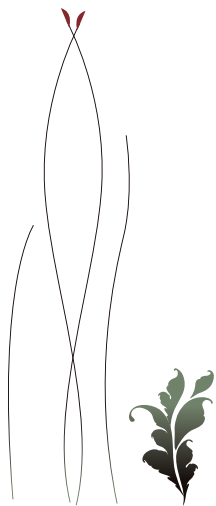
「快點呦！快點呦！」路上指揮交通的歐陽桑們穿着黃色的反光背心，揮舞着手裡閃着紅燈的指揮棒。時間已經到了晚上十點半，連我都累得提不起勁來發牢騷了，但歐陽桑們仍是毫無倦態地月像是叮嚀小孩子般的語氣催促着人群。

到了地下鐵，人們的情緒依舊，依舊保持着點點滴滴遊行隊伍式的興奮；興奮感一直持續到隊伍湧入車廂，有些人被車門掐斷興奮，有些人則繼續將興奮帶入車廂，與同行嘖嘖咕嚕聊個不停。

從火車站站到學院大宿舍的路上，一群看似剛從煙火大會歸來的本地學生們；他們踩着被浴衣絆住的不穩腳步走在街上，被酒精揮發的人

笑在沒有街燈的V京台社區疾風驟雨破一聲的海海，
顯得格外響亮。

我趕緊加快腳步，繞過了他們前頭，快步走向
宿舍。直到到了終於聽不見一點聲音的街段，我
才放慢腳步，同時鬆了一口氣，讓自己從散場遊行隊
伍裡逃脫。





北海道火腿Fighter

我們踩著巨蛋球場的階梯逐層逐層爬上，直到好不容易找到了整排橫排最外頭座位旁邊的標籤。我們這才沿著標籤數字順序在頭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編號，座位旁貼著小小的「51」。

我拿出了護照換來的票券，對著編號，一邊擠過狹窄的前後排座位間，直到票券上後一碼數字與前排椅背上的號碼相符，想著大概就是這裡了吧，才從有點發麻的背上將背帶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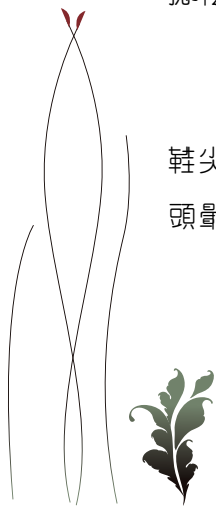
這時才發現我們已經站到了接近球場頂端的位置，而巨蛋的階梯陡峭地繞成一圈，從頂端向上彎著腰伸長著背脊直到穹窿頂頂，將球場弧形地覆蓋在裏頭；而球池則還遠在欄杆下，縮成小小的

綠團。球場裡，微微的冷氣將室外溼熱且無風的札幌夏季阻隔在外頭。

球場上的人工草皮已經熱印上了標示壘位與界線的白粉末。從座位上看下，不管是壘位還是本壘後的轉播攝影機，都顯得只有指甲大小的迷你；而在球場上慢慢奔跑的工作人員就顯得更加渺小了，小得只能分辨出他們衣服的颜色與凸出一角的鴨舌帽。

再盯著球場的綠草，慢慢地，深邃的綠草開始緩緩深吸，像有生命地將周圍的空間吞吐、一點一點咬著腳踝滾著碎石塊向谷草滑落。看得越久，自己在意識中也下自禁地被吸引，緩慢地、拋物線地從球場斜面墜落，粉身碎骨在綠谷草。

我趕緊摸了摸自己的膝蓋，讓腳趾用力掐著鞋尖裡側；確定腳趾仍緊貼著地面後，這才有點頭暈目眩地軟著腳趾上坐椅，讓背脊穩穩地壓上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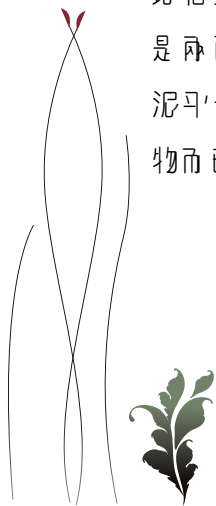
背，繼續張望'整片'還只是坐'得'滿的球場。

函館市電

就去搭市電吧！

作為一罕有機會到歐洲遊覽的人，這種特別的
交通方式對我有著格外的吸引力。被推薦搭乘市電
的我們於是早早在一下午個小時車程的JR後就買好
了一日乘車券，準備在親身體驗電車橫越市街後，
順道前往箱館戰爭遺址及陵墓。

轉過街角，遠遠的就能見到市電站與沿路平
地佔據在軌線道的中間；而所謂市電站，其實就只
是兩面素面無裝飾的水泥牆縱立在電車旁的兩條水
泥「台」上，水泥牆上方凸出兩塊類似遮雨板般的建
物而已。





對向－輛市電鏗鏘鏘地向著我們駛來，在這站時發出有點哀怨的金屬剎車音。這就是市電阿！繪著黑條的紅仔、比市區公車遠遠小上幾號的身材、整排挖空的大窗戶間支撐著細幼的鐵架，會在搖搖晃晃轉彎時發出叮叮咚咚的雜音。讓人乍看之下以為是鏤空的易開鋁罐。

我們越過斑駁線，踏上平貼路面、寬度僅僅足夠一人站立的水泥台；從外側看起來平整的水泥牆，後頭則貼滿著各色各類的小張廣告，諸如大學或專門學校招生、文藝訊息與音樂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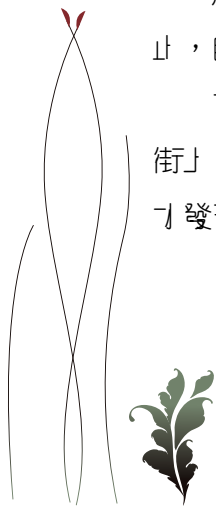
過沒多久，市電就帶著刺耳的剎車聲平貼到了站前。仰望著車窗後的人們與駕駛座上忙著探頭察看的司機，這時我才發現似乎不是所有的市電都漆著一致的外型；這次來到我們面前的市電保留著有點剝落的鐵灰仔，灰白並配著車身外環上的各色廣告，看來像有點生鏽的可爾心思罐頭。

我們勉強擠上已經快要滿載的市電，市電在電影與動畫配音會出現的拉車哧聲中，叮叮、叮叮地出站。我們就這樣與滿耳的市民和遊客，搖搖晃晃地看著街心鐵軌不斷鑽過市電的車下。一路上，不時有汽車在轉向時越過軌道，而市電遠遠地就發出一聲響亮的汽笛音。

最後，我們下了丘陵墾站，放牛師一人獨留在車上繼續自己的歐吉桑市電之旅。「我要搭到每一線的終點站在下耳。」牛師這樣對我們說，我們則一同扭扭著臉、擺出一副真是歐吉桑阿的表情，在下耳後對著車子揮揮手，市電哧地一聲入滑出了站前。

順道提一下北海道人，北海道人大概是目前為止，自己遇過最歡樂的日本人了吧？

在市電之旅前，我們走在朝市灑滿水的濕漉漉街市，突然聽到前方魚店傳出一聲大叫，仔細一看才發現魚店老闆與老闆娘不知為何鬥起嘴；而老闆





娘正拿起了小笙，頂頭走到訖髻前，對著他的臉用力壓下扣子，然後在訖髻的尖叫聲中，與四座的人們一同大笑起來。訖髻娘在坐回椅子後還將頂頭舉到了胸前，嘻嘻地嬉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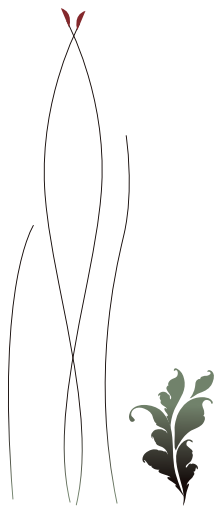
另一件事則是在搭南十字街的電車上，我揸著背包，正觀察著貼滿電車相裏的黃紙，而黃紙大多是各大學的招生資訊。直到同伴叫出我的名字，我才發現面前優允爺了，一位軟硬桑正對著自己揮手，同時指指自己身旁空著的優允爺。

我才剛坐下，染著金髮、穿著時髦衣裝的軟硬桑對著我劈哩叭啦就是一大串訓話；但軟硬桑說話速度實在太快，我感只能隱隱約約地聽出幾個字句，大概是教著優允爺空著時就該坐下啦，與一些讓坐的禮貌之類的。

聽到一半我忍不住搔了搔頭露出傻笑，但軟硬桑看著自己疑惑的表情，也只是縮了脖子、用力極

快的速度點了點頭說：「聽不懂啊，沒關係……」，按著劈頭入是「哇——」大耳鳴哩咕嚕的日語。市電此時剛好進了站，一位提著大袋子的阿婆正彎著腰慢慢地踏上車；我趕緊跳了起來讓坐，向著軟弱桑小小點了點頭後，從這場話題中逃脫。

總之，北海道人就是這樣一群奇妙的人們。他們會在平時擺著標準的日式嚴肅，卻總會在下一秒鐘突然變得熱切無比，或是嘆的一聲，發出終於忍俊不住的爆笑。





義琪

- 行人就這樣勉強騎了兩百公尺有餘，直到大腿開始入酸入麻，連前進一步的距離都無比費力，只好下來拖著腳踏車爬起碼有四十度以上的斜坡。每拖過十公尺，大家就忍不住舉起手機，對著眼前的、山路後的大山大川、丘陵與蒼綠綠的田園捕捉著鏡頭。

我們一邊拖著腳踏車，感嘆著自己是不是真的太久沒有劇烈運動了，已經連上坡路都騎不動。路的另一邊，不時有著小客車對向慢慢經過。乘客多是壯夫漢，比較多是軟座開著車載著軟座，或者應該說都有，也有不少小客車經過來往軟座車俐落地在彎曲坡路上旋轉方向盤，旁邊載著看起來有些疲倦的夥伴。

嗨！其中一對帶著眼鏡的壯夫婦在經過我們身前、

看見我們扭扭腰、爬上山上的狹徑，張大嘴巴，
 一同開心的在車窗後對我們用力揮手。車子咻的
 一下溜下山坡。她在對我們揮手耶！我們大笑著，
 嗨！她大笑著揮手。然後繼續咻咻地將腳踏車推
 上斜坡。

當然，就算是已經過了薰衣草的季節，這裡還
 是不時看得見日開著大老遠的小客車，甚至有些是
 寫著本州地名的車牌，停在路旁。車裡的人會下來
 伸伸腰，用著輕鬆的語氣快速閒聊，在山陵上晃來
 晃去。更多的是遊覽車，斗室樓高的遊覽車擠過狹
 窄小路，搖搖晃晃行駛過我們身旁。從車上往那位
 位置看過頭，滿車蹣跚冒頭、看上來因為長時間坐
 車脾氣不太好的遊客，正撐著下巴靠在玻璃上。

也不知道到了下來扭了幾次腰，只記得這
 裡的每一道斜坡都像在懲罰著罪人扭扭上山坡，連
 續、陡斜入漫長。當然這樣子也有好處，爬坡累了
 就能停下來拍照。拍著山陵與從中穿過的小路，小





小黃色的花灑滿公路旁的綠野，在藍天與大塊白雲之下閃爍；有時拍了新的畫面卻覺得遠遠不足，找到了另一個角度也會找到不一樣的構圖，只覺得每一個這裡的山陵每一個角度都是全然不同的繁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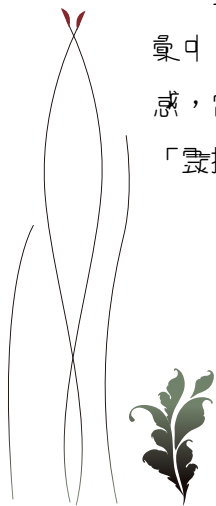
我們一直爬呀、停下拍照與越過入幾個不算太高的山頂，直到其中一個山陵的頂端——我不記得自己呆住多久，也許長達幾分鐘——綠色的原野起伏著，從腳下我們所在的山頂滑落，鋪上眼前的是——整片、連續起伏的山丘；綠野不僅僅是蜷縮成小小數個山陵，大片大片從四圍伸長到了在最高處都看不見盡頭的遠方。向遠方看去，山陵群互相交疊、各以不同的俯姿起伏，有種錯覺，好像我們正站在綠之大地的前頭。

這時，小指頭大小的翻土機在遠處山陵的腳下無言停靠；一塊塊方格形，還沒灑種的黃色裸土與綠野拼布般的交錯。而頭頂的則是沒有雜質的藍天，一整塊漂浮在藍海之中的雲朵，另一大片與這下的

綠野- 同起伏、沒有邊界的白色大陸，讓陰影在綠野上畫過。

我從來沒見過類似如此寬大的丘陵景象，這完全不是多高山的台灣所能出現的景象。我努力地想將一切拍下來，想告訴家鄉的家人們我所見到的丘陵，沒有盡頭的綠野，一秒也好，半秒也好。但卻只在每一次地取景後陷入沉重挫敗，總覺得相機所能顯現的視野，完全得不到自己現在百分之二的興奮。我檢查著在腦海裡逐一突然冒出的、那些想放入語彙得好像能夠形容這片景象的語彙，綿延、一望無際，但卻覺得遠遠不夠，遠遠不足以將此刻整片綠野寫下。

震撼，只能這樣說了。突然能理解以前讀著語彙中自然浮現的、那雙大口拍在胸口上的呼吸壓迫感，當下看著這片沒有盡頭的綠野，確實有腦袋因「震撼」碎成一地積木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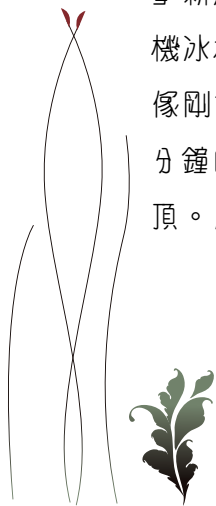


我們騎得極慢，慢慢的繞著三陵與順著三陵滑下——望無際的田野，只想慢慢的將整片景象在腦海裡每一個角落地窩下，深刻到自己的十歲、二十歲後也不能遺忘，甚至是在二十歲後還能記得當初夢想著這裡能作為自己的終止鄉。

登別湯

最後的半小時中，自己差不多就只能躺在浴場角落、全場溫度最低的溫泉中，讓後腦靠在躺椅模樣的池邊，緊握著膝蓋中想著終於要結束的一個月日本行程、剛才街上的人太像日本風格而有著大耳人名的地獄拉麵，與街上繪滿板下那隻完全不怕人的花貓。直到刺痛的後腦、背後與眼皮變得越來越鬆弛，越來越像快要在水中溶解。

四十分鐘後，我終於忍不住失控的暈眩感，趕緊重新沖完澡離開浴場，發抖地灌著更衣間裡的飲水機冰水、大口大口喘著氣；除了沒有汗水外，就好像剛才不僅僅只是在溫泉裡泡澡，而是已經在數十分鐘的激烈旋轉踏板中，剛爬著陡峭的斜坡騎上山頂。虛弱感強烈地連以前在游泳池來回游個三四十





趙時都不曾發生過。

最後，當自己將整齊摺好的浴巾疊在坐位身旁，
一邊滑著手機、一邊等待著還未出浴的同伴時，還
是忍不住虛脫的身體變得越來越鬆脫，感覺就像黏
住骨架的膠劑已經融化，融化得連眼珠、眼皮和臉
頰都逐漸從顱骨上滑落。



喜蘭文學網

